

渔舟苦恋

克勤 著

远方出版社

漁舟苦戀

克 勤 著

遠 方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渔舟苦恋/克 勤著.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5,7

(中州文丛/王致钧主编)

ISBN 7-80723-005-3

I. 渔… II. 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3765 号

《渔舟苦恋》 克 勤 著

丛书主编 王致钧

责任编辑 古 月

封面设计 弓全营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010010)

印 刷 郑州彩虹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总 字 数 2690 千

总 印 张 95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80723-005-3/I·3

定 价 18.00 元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序

王振亚

我是一个先当新闻记者又教新闻记者的教授，阅历有限，克勤先生的小说《渔舟苦恋》问世，让我写序，我勉以应命吧！

我被克勤先生一心向学的精神所感动，也为此书的内容所吸引。作者尊重历史，记述了苦难，道出了人生。我是同龄老者，熟悉书中那些人物的遭际。我的初中一位同班同学，叫狄树彬，就和书中主人公的遭遇非常相似，因之更触发了我的遐想。

2000年冬，我的这位同学从青海省西宁市归来，回乡探亲，路过郑州，与我整整谈了一夜。他历尽坎坷，倍受苦难。忍辱负重，在边远地区，仍是极尽所能，为祖国的建设尽心尽力。这是历史，有着沉痛教训的历史。《渔舟苦恋》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描写了一位情系祖国、展望未来的人物。人们常说：文艺是时代的晴雨表，对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必然有所反映。克勤以现实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饱蘸反映现实的笔墨，经过深思熟虑，成此著作，实非易事。

从建国初期的五十年代，克勤先生就满怀对母亲河——黄河哺育中华儿女的深厚感情，想以此生，写出有关伟大黄河的作品。他积累有关黄河的资料，先后多次到黄河岸边采访，两次住在

花园口作实地考察。胸中积累甚丰，但苦苦难于找到能表现黄河的核心故事。又因坎坷遭遇，只能把这一宿愿埋于心底。

当年过花甲的时候，他在教育岗位上，受聘于郑州市教育系统职称评定。有位老友，闲暇谈及一位知识分子落难黄河的故事，很是动人。他的心跳起来了，立即感到这是表现黄河的最佳选择。第二天独身奔赴黄河，在不足几平方米的小船上，找到了落难者，伴着荡荡黄水，谈及往事，诸多感慨……

克勤的灵感来了，便奋笔疾书，开始了日日不闲的劳作。从五十年代至今，他丰厚的生活积累，在《渔舟苦恋》中，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动鲜活、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当年许多青壮知识分子，是怀有乌托邦思想投入革命的。可贵的是当他们受到挫折后，并未改变初衷，依然是忠心耿耿，一意报国。书中的主人公楚仁恕就是这样，历史给他刻下了灾难的印记，但却没有磨去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是黄河母亲哺育了他，他要回报黄河母亲，毅然决然地舍弃那本应属于他的高级职位，走向了开发黄河三角洲的艰苦奋争。作者写这部分的重墨浓彩，道出了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更是作者的真情流露，一生苦恋黄河，显现出了不解的黄河情结。他以朴实无华的语言，行云流水的文笔，曲折动人的故事，将此书捧献给读者，我想读者不会读此而不动情于衷的。

目 录

1. 糊里糊涂两度求死	1
2. 话沧桑船头拜母	9
3. 奸情非真有口难辩	23
4. 机帆得力逃出魔爪	29
5. 捕鱼新手大显才能	40
6. 好心献鱼却获罪戾	47
7. “接生婆”成绩颇佳	54
8. 惊弓之鸟闻声脱逃	63
9. 冻口桥边遇旧友	71
10. 三角洲世外桃园	78
11. 萍水逢竟成忘年交	86
12. 修房造屋安家难成	97
13. 恶狗咬人有学问	104
14. 旧地重游待丽芳	112
15. 乐陶然小舟记趣	118
16. 世事难测孙友落难	126
17. 愤懑不已写信告状	134
18. 连夜奔波救回弃儿	141
19. 宋保明帮助造船	147

20. 死不悔改握管人	153
21. 镜花水月梦梦皆空	162
22. “弥勒佛”救苦救难	169
23. 护堤声中念周降生	179
24. 重返渔洼拜干妈	186
25. 荒冢痛悼旧相知	191
26. 弥勒活佛骗愚民	198
27. 寻右派被逐出境	206
28. 交臂相失挚友难会	214
29. 喜相逢笑语往事	219
30. 天河飞来一新舟	223
31. 嘉应观错拜龙王	231
32. 游梁山又遭驱逐	236
33. 祖孙同舟声声乐	245
34. 牛鬼蛇神何负于人	255
35. 重罪囚罪状奇特	265
36. 险些儿周游列村	272
37. 小念周作画惹祸	280
38. “活炮弹”着酒失灵	285
39. 革命铁汉远方流窜	291
40. 被囚土窑虎口逃生	297
41. 姐弟初踏生活路	307
42. 问苍天何处找大禹	313

43. 妈妈病重得良医	321
44. 落寞年华日记中	327
45. 老陈账难结难算	339
46. 笑语辛酸送别历史	346
47. 灾难虽过余悸难消	358
48. 月照平沙河水消暑	364
49. 寻找画像父子逃席	371
50. 老牛明知夕阳晚	377
51. 培训队日趋兴旺	383
52. 选佳配厅长牵红线	389
53. 庆功会出人意外	396
54. 战凌汛江云龙病厄	406
55. 船行何处是早晨	418
56. 急捕鱼春兰遭难	427
57. 楚仁恕被冤入狱	435
58. 团圆夜河心谈诗	443
59. 嘱后事春兰离世	448
60. 楚仁恕扎根三角洲	456

1. 糊里糊涂两度求死

我站在黄河岸边，凝视着滚滚东去的流水，不觉心绪翻腾。在这下游河道上，我漂流了 28 年（1956—1984）。时光不觉催人老，无限年华，已付东流。如今进入了衰老期，回忆往事，似是缥缈如梦。谁的梦中都有惊恐，但当醒来的时候，却是一些笑料。历史不过是给我开了几个小小的玩笑，在我的思想上结下了一些伤疤，抚伤思痛，并不觉得那么可怕了。

记得我初来黄河的那段时间，就像赤道几内亚人到了爱斯基摩人居住的冰原上，瑟缩欲死，慢慢地才习惯下来，看了一些“言与祸俱”的情况，过了一段“苦与乐同”的生活。时过境迁，黄河的闷声长吼，还萦绕在我的耳边。春日的漫流迷雾，夏天的怒涛奔腾，秋季的水天茫茫，冬时的萧索沉寂，都使我迷恋和思念。往日的鱼腥，变成了馥郁的香气，所见所闻所历，又有很多发人深省的故事，因此才下定决心，把 28 年的往事写下来。我是写个人的命运，不是写历史；是写离开社会轨道的一个特殊家庭，不是塑造中国社会的典范。如若要求在这部小说中像水珠一样映入太阳，或者要求字字珠玑，事事正确，那真叫“责明于垢鉴”了。

是 1956 年的初秋，天不收、地不留，我来到黄河岸边，寻找自己的归宿。在一堆片石跟前，向着远方凝望。这个 74.5 万平方公里流域的大河，便是祖先的源流，华夏子孙生命的依托，民族的骄傲。它出昆仑、绕积石、跃龙门、走平原，滚滚东去，一泻千里，水天合一。在要告别人世的一刹那，我又一次被它的雄伟气魄所感动了，滴下几滴泪，心情和浪涛一样鼓荡不已。我觉得自己太渺小，渺小得像一粒水珠，就要走进黄河的怀抱。请你把我夹在巨浪之中，带往东海吧！进入大海便进入了“天国”，那里也许有平静的生活。不，不是平静生活，

因为生命终结之后，还会有什么生活呢！应当说有平静的海面，消化，腐蚀这具尸体，世界上就再也没有我了。

我还没有经历过要自杀的时刻，也许有人气愤之极，一跃入水，什么都不想，只想尽快了结生命；也许有人在临死之前退缩了，又回头走向人生。我却不同，既有对故人的思念，对山川的喜爱，对世界的留恋，又有必死的决心。来此以前没有到爸爸、妈妈坟头上痛哭一场，心觉疚痛。他们都是旧知识分子，人称资产阶级人物，研究社会学的副教授，我这个宣誓效忠无产阶级革命的干部，再去悼念爸爸、妈妈，怕是对革命的背叛吧！

我还是回头望了一下，在水云笼罩的可见之处，空无一人，便面向东北，双膝跪下，向父母致敬，感谢他们的养育恩情。这时我像刚刚逃出笼子的小鸟，胆子大了，不怕革命同志追究我的叛逆，不怕对我死后的批判，前脑壳深深叩在沙地上，打出了一个圆圆的小坑，坑内立即浸出一洼清水。这水连同沙粒粘在我的前额上，轻轻地往下滴。我又连续地叩了四下头，才站起身。凉风吹掠着我散乱的长发，已有许多天没有理发刮胡子，只觉得自己污浊。秋雨洒湿了周身，又有了清新的感觉，索兴站在水边，捧起水往头上掠，死前洗个干净，保持自己的头脸整洁。我有爱清洁的习惯，总是衣冠楚楚，一尘不染。同学们不喊我楚仁恕，而喊我楚大夫屈原了。不过屈原是投汨罗江而死，我是投黄河而亡；他是忧国忧民而死，我是走投无路而歿，我们是异曲同工。假如“阎王”问我：屈原时逢昏庸痴愚的楚怀王，身遭迫害，不得不死。你是处于全国解放的晴朗天日中，为什么要提前来我这里报到呢？那时我将张口结舌，无法回答。不管“阎王”会怎样责怪吧，我将洗净自己的头脸，前去见他。只管把一捧捧的黄水掠到头上，水珠流到嘴边，凉而满含泥沙。怪不得有人说：“跳到黄河里洗不清”，原来这黄

河含沙量太大，越洗越糟。这道“净身术”使我的脖子里、脊背上都是松散的沙粒，无法把它除掉。

在这世间最后的一会儿，我还想到了女友杜丽芳，高中阶段我俩就有未曾宣布的爱情。有一次上语文课，她和她的同桌杨秀珍偷吃一个蒸馍，而且还将其中的一块分给了后座的李萍。我这当班长的提心吊胆，只怕老师发觉了。幸亏老师并没有理睬她们。这种破坏班纪的行为，使我大为恼火。上自习时我在黑板上写了一道题：“三个人分一个馍，一个人得多少？”谁都知道这是个除不尽的数，我偏偏强调能除尽，而且指着杜丽芳、杨秀珍和李萍说：“她们三人就能除尽。”全班的同学都哗然大笑，独有杜丽芳哭起来。我向杜丽芳再三道歉，可她一直在哭，谁知这一次竟哭出爱情来。我报考华北工业大学，她也报考华北工业大学。我学建筑专业，她也学建筑专业。我们曾经发誓永不分离，没有想到一个意外的事件使我们天各一方了。今生今世再难见到她，刹那间我的眼前又出现了她的影子，个子不高，秀丽的面庞，近视镜后面一对凸起的眼球，水汪汪地对我滚动着，好像扯着我的胳膊说：“仁恕，你不能去死呀！”

“不，我没有生存的地方了，甚至不如一条狗，狗有狗窝，我的“狗窝”在哪里？我不再犹豫，好像办完了世间的一切事情，就要归去，顺着水边的沙滩，一直往东走。想寻找一个浪涛汹涌的地方，一下扑到水里。但附近都是漫漫的斜坡，水浅及膝，堤岸上，雨雾笼罩的柳树林里，似有人声，一旦被他们发觉，便死不成了，这是危险的情况。我把生存看作危险，把死亡看作得当，不再寻汹涌的浪涛，一步一步，由浅及深，向着河心走去。

南宋陆秀夫被元军围急，抱着9岁的宋主炳，一步一步蹈海而死，可称壮烈。我何以没有他的壮气呢？便下定决心，一下子扑倒在河里，不再支撑，不再挣扎，顺水漂流吧！我的

最后一个意识是黄水把我托上来，有只长脖子水鸟，在河面上追逐我，它是否想啄食我的肉，便不得而知了。

我从死亡中苏醒过来的时候，是在一条不大的渔船上，脸朝下横躺在船边，一位老妇，骑在我的身上，一松一驰，挤压我的背部，把喝进肚子里的水全部压出来了。她休息会儿，和一个少女将我抬进了船舱，用带着霉湿味儿的棉被，给我盖好。我那一身挂着黄沙的湿衣，无法脱下，只好披上棉被，将它暖干。

不一会，她们弄来姜汤让我喝。我还直不起头来，老大娘大概为救我用尽了力气，命令姑娘道：“去，用小勺舀给他喝。”

“我不”！姑娘扭着身子，不好意思往我身边站。

“快去，”老大娘发怒了。

“我不嘛”！

我实在不好意思烦扰她们，便勉力起身抬头，端碗去喝，不料竟将一碗姜水弄撒在枕前。老大娘急忙前来擦干，重新弄来一碗，一勺一勺往我嘴里倒，还用白眼翻瞪着那位姑娘。我觉得周身温暖，有了点力气，眼睛也不干涩了，这才注意所处的环境。我是从黄河南岸走下水的，而今载我的这只小船，停留在黄河北岸，好像是在芦苇丛里。八月的芦苇已经把毛毛头伸到船边，指到了我的脸上。蒙蒙的细雨和飒飒的凉风，吹进舱来。老大娘身穿旧蓝布单衣，浑圆有力的肩膀上，斜披着一件黑夹袄。她个头不高，身体粗实，满头的黑发和深红多皱的脸膛，显示着无限的精力。两只不大的眼睛，一直在凝视我，好像要看到我的五脏六腑。

怎样向大娘讲清楚呢？我是社会渣子，是垃圾，是这片清淨的土地上不容许存在的废料。大娘啊！您救错了人，捞上一条鱼来，能卖些钱，救上我来，又当何用？我自叹一声，觉得这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问题，还是让她老人家少听些烦人的

事情吧！此时我仍然没有求生的愿望，大娘救起我来，是多此一举。我闭上眼睛，又想着在什么时刻，怎样走向死亡了。

船舱不大，我睡的前半部分，放渔网渔具。隔着一个布幔，即船舱的后半部分，是她们的“卧室”。母女二人在“卧室”中悄悄说话。

“妈妈，也许他是个为非作歹的亡命徒”。

“傻孩子，亡命徒有泰山挡道也要闯一条路。哪有自投黄河的。”

“他要是抢劫犯哩？”

“哪一个抢劫犯是饿死鬼？他肚子里倒出来的都是黄水，足有两天没吃东西了。”

“他会不会是反革命？”

“反革命要创造自己的天下，哪有投河自杀的道理。”

“他也可能是杀人犯吧？”

“春兰呀，你没看一看他那一双手，又小又嫩，连个茧子都没有，能玩枪弄刀吗？”

“你说他是个什么人？”

“现在妈也说不清楚。”

.....

她们说不清楚，我自己哪里能说得清楚，不是反革命、特务、杀人犯、抢劫犯、偷盗犯，甚至连违反交通规则犯也不是。更不是赌徒、酗酒、流氓、无赖；还不是阴谋家、反动思想家、政治野心家……那么我算个什么犯哩？能说我是污染黄河的自杀犯吗？大娘：“您千万别问这个问题，我无法给您满意的答复。”

这位大娘，有深沉的思想，和悦的性格。怕触动我的伤心处，始终没有问我为什么要自杀。只是默默地照顾着我，给我煮鸡旦，煎鱼，怕筷子脏，用她的衣襟，擦了又擦，然后递给

我。其实衣襟也是不干净的。我对她的好意，由衷地感谢，但苦难中她能让我得到她老人家的温馨，却不能给我指明存活的办法。我不能连累她，还是要到另外一个世界去。

除去身上的衣服，我一无所有，趁她们晚间入睡的时候，我挣扎起来，洗净旧蓝布中山装，搭在舱口。雨已停止，河道的凉风，也许会把它吹干。第二天一早，衣服不见了，可能是秋风作怪，把它吹到了河里。叫我赤身裸体，怎么站起身来。不一会，春兰拍打着已经折叠好的我那身衣服，走过来说：“昨晚你洗衣服啦？不能那个洗法。先把黄水舀到盆里，澄掉泥沙。”显然她给我重洗过了，而且烘了个半干。

昨天她可能是存有戒心，和我没交一语。听了她妈妈的话，知道我不是坏人，敢和我说话了。而且是满脸的羞涩和微笑，手托衣服递给我。她青春勃发，满身活力，晒红了的胳膊，丰润而富弹性。两只大眼忽灵灵地打转。在这位少女面前我怯懦了，连自己的胳膊也不敢从被子里伸出来。

“快拿着呀！”

在她的命令下，我只伸出了一只手，勉强露出手腕子，不敢再往外伸。她对我的酸味儿有点不耐烦，掩着鼻子偷笑着走了。

我穿上这身“礼服”，向大娘告别。大娘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回家。她自然要劝说我一番：“凡事想开，天大地大，活命的地方多，我们在黄河上漂着，不是也能活命吗！”她拿出30块钱，5斤粮票，塞到我的衣袋里，还嘱咐我：“再有难处，到这一带来找你王大娘，打鱼的都知道王老六的船。老头子王老六虽说去世了，他的名声还在。”我悄悄把钱和粮票放在被子下边，下船登岸，又回过头来，笔直地站好，向立在船上的大娘深深一鞠躬，便扭身去了。心里说：“大娘！您算白费了心力！”

踏着一片人迹全无的沙滩，我向着东北丘陵下的松林走去，在一棵老松前停下来，又一次向大地告别。人有各种死因，因疾病而死，为事业失败而死，因失恋而死，由厌世而死，或被他人杀而死等等。我心甘情愿地从事革命，现在革命正节节胜利，谈不上为事业失败而死。至于疾病、失恋、厌世等等，都不存在。百年的老松，你枝干横生，树头光秃，只有腰间披有散发香味的绿枝，像穿件坎肩儿的老儿，居高临下，俯瞰着黄沙，阅历很深，可曾见过自己道不出死因的死者吗？不曾见过吧？你如此的衰迈，仍然屹立在养育你的这块土地上，我也是大地的儿子，应当有生存的权利，不知为什么被剥夺了这种权利。像一棵不成材的白杨，连根拔起，无地生长，无处存在，如不让黄河把它漂走，又会怎样呢？假如黄河不愿漂送我的腐尸，就请您把我挟在腋下吧！也许过去 10 天 20 天，哪些放羊的老人，会把我从你的枝干上卸下来，埋在沙丘上，和您为伴。传说人死之后，可以变作鸟，那就变一只奇特的鸟，叫不出悲哀，吐不出喜悦，不能把犀利的心声传到空间，只是站在您的枝头，糊涂的乱叫，就算作一只糊涂鸟吧！

当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时候，许多爱国者被他们吊死在树上。1857 年印度民族起义失败后，英军攻下阿拉哈巴德，在七棵尼姆树上，吊死将近 800 名市民。这些被吊死的冤魂，时刻会思念着报仇；我国的妇女，在封建势力压迫下，也常“自挂东南枝。”像我这样处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年男子，前来自吊套索，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了。

我没有可以自尽的绳索，就将腰带拧了几下，挂在树枝上，套住了我的脖子，痛苦地等待着伸腿长逝。

没有料到又是王大娘和春兰赶了来。春兰收拾被子时，发现了那 30 元钱和 5 斤粮票，知道我分文没取，怕我路上挨饿，便急急赶来。怨我不够小心，竟然在沙地上留下了一道清晰的

脚印，让她们顺着足迹找到了我。此时我还没有死。但手脚悬空，已无力解脱自己。春兰不但是水上健将，也是爬树能手，她爬上树，给我解开了绳疙瘩。王大娘抱住我的双腿，把我安然地放在沙地上。休息会儿后，她们母女架着拖着背着，又把我弄到船上。从此，我成了这里的真正累赘，让我住下去有诸多不便，放我走了又怕我去觅死。王大娘脸上添了隐隐的愁云。

2. 话沧桑船头拜母

这天下午，飒飒秋风，掀起的河中水波冲击着船板，熠熠的阳光没有带来温暖，好像月色似的令人发冷。我躺在这只小船上，凝视着粼粼的水面，为无法生活下去沉思默想。一位 30 多岁的男人登上船头，那沉重的脚步，使船身左摇右晃。他向王大娘喊妈妈。王大娘脸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眼皮下垂，下巴拉长，皱纹增多，两目旁视，好像怒气上头。但她还是说道：“鹏飞来啦！”仅此一言，就代表了她的冷漠。而来者却强凑热火，口似悬河，一泄不止，先宣扬大好形势：“合作化的高潮已经到来，船家也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扭扭捏捏地走在别人屁股后边，你说对吗，妈妈？我自作主张，把咱这只船也报上去啦！加入合作社，五条船一组，叫你挂头牌，当第一组的组长。从此以后，咱们可要享点毛主席的福啦！吃饭不用愁，耕地不用牛，晚上搂个剪发头。”那人说到这里，两眼斜视春兰。春兰一气，扭身躲进船舱里，坐在小凳上，脸红得像烧霞，两眼好像要流泪似的。

王大娘骂道：“你别满嘴喷粪，我们打鱼人又不耕地，从来用不着牛。”

鹏飞大概是这样一个典型：在女人跟前说上两句俏皮话，比拾到一块金子还得意。被骂几句，甚至被人用打狗棒轰出门，也觉得周身痒痒。他说：“耕地不用牛，开船不用桨，安个大马达，屁股嘟嘟响。”

王大娘知道他是个懒汉，有办法对付他，说道：“开船，帮我去打鱼。”

“不，不，我还有事，明天你的船头插上红旗，放鞭炮，在岸上开五里岗农业合作社建社大会。”鹏飞拍着大腿说：“妈